

烽火峰

林費



883-9
校對

序

如所周知，中國近百年史，就是一部由封建社會（這個封建社會，從周秦以來，已經延續了有三千多年；如果從中國原始共產社會開始，中經奴隸社會、封建社會，以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來計算，則這個封建社會的時間，幾乎佔去了中國全部歷史的五分之三強。）漸變為半殖民地封建社會；和殖民地，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社會的歷史。同時，也就是一部國際資本主義侵略、榨取中國人民，以及中國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大眾，起來反抗殘酷的國際資本主義及其鷹犬們的悲壯戰鬥史。這部反帝反封建的百年史，是汗與淚，血與火所寫成的。

中國近百年史，就整個中國史上看起來，雖然只佔短短的百餘年，但它本身所包含的、最錯綜複雜的史實和變化，在整個中國史上却是「空前」的。我們知道，鴉片戰爭（一八四〇年，清道光二十年。）是中國近百年史的發端和起點；因為鴉片戰爭是國際資本主義底魔爪，正式進入中國的關鍵。自從鴉片戰爭以後，古老的中國，開始一步步淪為國際資本主義特權市場，在封建剝削下的中國農村經濟，開始一步步為國際資本主義所破壞，中國封建社會走向半殖民地化、半封建化的過程。歷史，是人類的歷史，中國歷史是全人類歷史。

中國近百年史、又在中國歷史上佔着這樣主要的一頁，在現代世界史上也佔着這樣一頁，所以，研究和說明中國近百年史，即是：研究和說明近百年中國人民的社會實踐生活過程，再從這些生活和過程的具體聯系與變動中，探求出歷史發展的規律，來指出今後社會實踐生活的方向，我認爲是十分需要而且是必要的工作。「奔流四部曲」即是企圖以文字的手段與形式，部份的來處理和分担一點點工作。

歷史科學不是英雄美人的戀史、帝王將相的家譜，而是生產勞動羣衆的歷史、人民的歷史；歷史文學也是一樣。歷史科學不是奇事怪聞的記錄、心神道德的諛揚，而是有階級性的、社會性的實證革命科學，是人類集體生活經驗的總清算；歷史文學也是一樣。歷史科學否定暴力支配歷史，否定歷史是觀念論的理性現象，而是以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、及其變化、發展，作爲歷史的基礎觀點；歷史文學也是一樣。歷史科學和歷史文學所不同的是：歷史科學是運用邏輯概念、敘述的、記錄的、評論的去說明歷史，主要的都是趨向於理智的；而歷史文學，是要運用藝術的文語、描摹的、特寫的、形象的去表演歷史，不僅是趨向於理智，而且要趨向於感覺的；它是要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範圍以內，（如鴉片戰爭發生在一八四〇年，決不能寫在一八四一年。滿清建都北京，決不能寫在南京或長安。）刻劃時代的輪廓，人物的姿態、服飾、個

鳴；這便是歷史文學的任務和特點。

這其間因爲生活的動盪與不安，屢作屢輟，

與讀者血肉

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和感受的困難，也是層出不窮；首先，是創作形式、和在一定形式內的劃分段落、處理程序問題。無疑的，奔流四部曲是選用長篇創作小說的形式的，在這個創作形式的領域裏，展開寫作方法。但，從鴉片戰爭、一八四〇年到現在，有百餘年的長時間，如果不去抉擇題材、剪裁結構，那將是茫無所從、無法着筆，所以，必須選擇主題，經濟手法。奔流四部曲在縱的方面，以歷史為背景，而以一個家族的演化為主幹，橫的方面，以同一時期的各種階級生活方式，和人物思想意識、向背歷史為題材和內容。它分為以下四部：

第一部 烽火代

自一八六一年（清咸豐十一年，太平天國十年）起，到一八六四年（清同治三年，太平天國十四年），太平軍革命行動失敗，太平天國覆亡為止。

第二部 斷鍊

自一八六五年（清同治四年）起，到一九一一年（清宣統三年）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，推翻異族專制統治，清帝退位為止。

第三部 黑色的土地

自一九一二年（民國元年）起，到一九三六年（民國二十五年），西安事變，十年內戰結束為止。

第四部 秋雨春風

自一九三七年（民國二十六年），七七事變，抗日民族解放戰爭開始起，到一九四八年（民國三十七年）現在為止。

這樣的劃分，並不是在割裂歷史，而是為了購閱上的便利、和創作上的方便。這四部書，性質上互通聲氣、貫穿一致，而分開來又各自獨立其為完整的一個單位、一部小說。其次，是人物典型和故事真實性問題；前面說過，歷史文學決不是英雄美人的傳載渲染，也不是妖怪神鬼的記

錄議論，而是屬於勞動人民，生產羣衆的；但羣衆是全面的，廣大的，所以，關於人物的處理和創造，不論是正的，反的，善的，惡的，都必須尋求其階級性、一般性，而塑造其典型。有了人物活動，就有組織人物活動的故事，但故事本身除去其他條件，還必須要具備可能性和真實性的條件。我們對於歷史文學故事創造的可能性與真實性的看法，是根於每一時代一定的經濟生產關係發展上，所產生的一定政治社會形態中，在不歪曲歷史，不顛倒歷史的原則之下，經過思維、組織、提煉，創造其具有歷史性、階段性的必然的可能性與真實性的小說故事。我們反對什麼循環論、因緣論、宿命論、觀念論，這些機械的或唯心的看法，以為歷史是什麼神力奇蹟或偶然因果。我們以為：一切違反歷史的唯物觀的看法和論說推斷，都是歪曲的、空想的、不科學的。除了上面所說種種，奔流在創作過程上，自然還包括了寫作技巧和藝術手法諸問題；無可諱言，奔流是有着技巧上、藝術上的許多缺陷的，像有些地方不够抓緊主題 (Subject)、凸出主題，以致主題晦澀，人物性格的不够明朗、不够典型 (Character)，描寫的不够細密 (Detail)，以及整個作品的不够概括性 (Generalization) 等等。但作者限於學力、才力，只能夠做到這一步，也只好由它去了。

奔流決定陸續修正，付印出版，希望創作界前輩和同志們，多方賜予苛刻的批判和嚴格的指正，這是作者最大最深的期望，我們一定誠懇的接受教訓，努力去糾正錯誤、克服困難。

最後，本書承西匡兄設計裝璜，謹在此誌深厚的謝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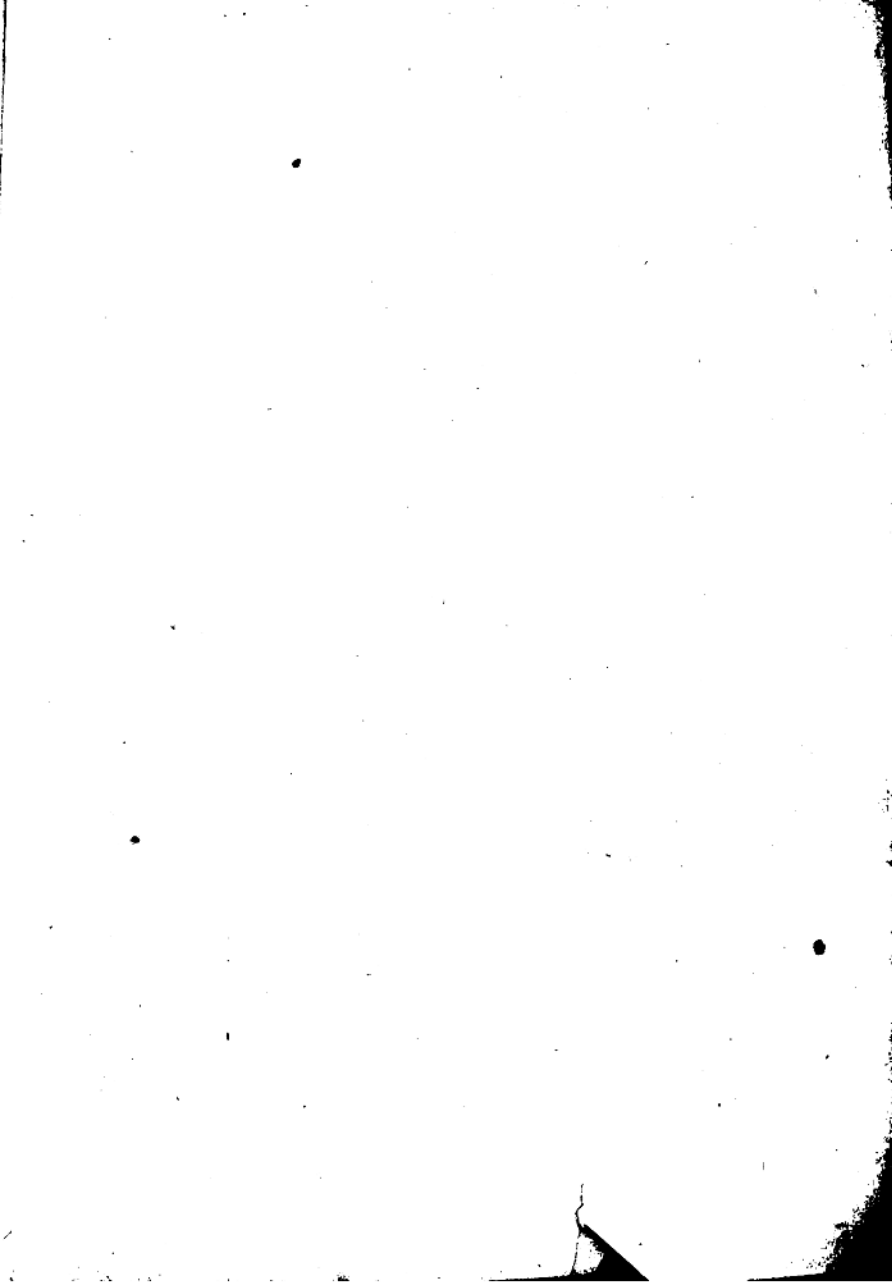
雲

荒一九四八·八·二日寫成。
一九四九·一·十五日，貓貓生日·修正。

第

一

章



拂曉的時候：

在萬山叢中，靜臥了一宵的這個小村落——徐家店，又開始醒過來，蠕動起來了。

戴笠笠的、背鋤頭的、擔糞桶的、牽水牛的……年青的紅臉的農民們，從山麓、平地、溪邊……各式各樣的屋子裏都走出來了，草鞋腳踏過綴滿露珠的村路草徑，踏過瀾漫着濕烟的小溪上的木板橋，踏過松毛籬邊上被霧露潤得發光的卵石石子路……他們唱着歌，四散着走開去，又到空曠的田畝裏去，去開始他們一天的工作了。

散點在村落四處的許多茅屋的頂上，冒着裊裊的炊烟；斑鳩、麻雀、喜鵲……各種鳥在竹林裏、松樹上、茅屋邊，又開始跳躍着、鬧着，交織出繁密的鳴聲。

女人們也走出屋子來了，有的在院子裏餵雞，有的把紡花機放出到門邊上，有的把掛滿濕衣的竹竿，架到屋簷和樹樑上去……

白頭髮的老農人，弓着背，拿着竹桿，也趕着一羣鴨子，趕過溪邊來了，還有梳辮子的小女孩，趕着雪白的鵝，趕落到碧綠的池塘裏去，騎牛的小童，也從各處的路邊，樹林底下、屋子背

後……展露出來了，牛低頭啃着路邊細嫩的春草，一擺一停，緩緩地走着。

整個村落裏的空氣是新鮮的、蘇生的，到處飄散着的是早春的，那種混合着山柑、樹木、青草和泥土的歡愉和幽香的氣息。

天角，慢慢地佈滿了朝霞，漸漸地，鮮明的旭日探出了蕩頭山嶺，一派柔和的陽光，又開始撫照着這座小村。

村南，徐家大祠堂門前的旗桿尖上，迎風招展着三中隊的隊旗，被明亮的朝陽照着，顏色更加顯得鮮紅了，它迎着風飄動着、捲舞着，像是代表着這裏土地上的人民，在透示着犧牲、堅決的意志，和自由、勇敢、戰鬥的精神。

大祠堂門前，左右分蹲着兩隻大石獅子，中間是一塊平闊的廣場，現在，廣場上，灰土飛揚，一大圈背步槍的人，分隊分班圍轉跑着，正在做着早操：

「嘿！嘿！嘿！一！一二一……」

哨子聲和口叫聲四處響起來。

大祠堂屋子旁邊的土牆上，斗大的幾塊圓形的石灰面上，黑墨塗寫着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這八個大字，現在，「日本」這兩個字已經弄糊了，但旁邊的那幾個字，淋過了春夜的小雨，像是被添寫過黑漆似地，倒反而更顯得油亮起來。

祠堂屋背後，是一座不算高的小山坡，現在，山坡上到處都動着人，這些都是宣傳隊的人，有的在讀着手裏的書，有的在擦步槍，有一個下身穿着條紮脚棉袴，而上身還穿着黑布制服

學生模樣的人，正豎膝坐在山坡邊一株小杉樹下的石頭上，吹奏着口琴。

山坡邊，一條土溝上，並坐着兩個年青的女人，她們差不多二十多歲年紀，都是一式的齊頸短頭髮，戴着頂破軍帽，雖然穿着同農婦們一樣的棉襖棉袴，但手裏都捧着書在唸，看樣子，非常用心，倒像是學校裏將臨考試前的學生。

離她們背後不遠，一個年青人坐在半山坡，正擦好了步槍，用手一按地，站起來，他底全身都浴到射過來的朝陽裏去了，他迎着陽光，大聲唱起歌：

『東方紅，太陽昇，

中國出了一個……！』

還沒唱完，只聽坡底下，哨子吹響起來；

『走哦！』年青人笑着，叫着：『要開批評會囉！』他一邊叫着，一邊還唱着：『他是人民的大救星……』一邊便七縱八步地跑下山坡來。

一霎間，滿山坡上的人都下去了，都擁進大祠堂後門裏去了。

大祠堂正門外，廣場的斜對面，是一座兩開間的茅草屋，屋外，用短竹籬兩邊隔着，中間留出一塊平平的院子來；院子邊上，一隻大母豬正在一個石白底邊用鼻子挖掘着爛泥尋食，在它身邊，是大羣被趕得驚惶奔散的雞。

茅草屋簷低低的，以致把當中矮小的板門也掩遮得半暗了，走進木板門，正間裏，當中擺着張小方桌，現在，木桌邊正坐着兩個人：

當中坐着的：是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頭子，紅亮的頭頂上，頭髮已經快禿光了，只在鬢角還留着幾絲稀疏的白髮，滿臉皺紋，牙齒全已脫落，所以，兩頰就向裏陷進去，但在他那老態龍鍾的臉上，一雙皺落的眼眶裏，兩隻眼睛倒並不昏糊，還露出清明的光來。

他名叫徐加官，是徐家店村裏年紀最大的老年人了，他生於遜清咸豐十年，算起來，現在已是九十歲的老人，可是因為身強體健，看上去，最多不過看個七十多歲，他自己有時候呷點酒，就會笑咪咪地向人說：『我還想活到一百歲呢！』這位老年人喜歡呷點酒，一杯酒落肚，他底話便多起來了，他滿肚皮都是這個村子裏的故事，滔滔不絕，可以從長毛過兵講到滿清皇帝下台、講到革命軍進來、又講到北兵造反、再講到打日本鬼抗戰、直講到現在；他是一個樂天的人，雖然兩個兒子，一個早死，次子桂堂又在抗戰中跟着村裏大夥年青漢打游擊，被日本鬼打死了，但老年人沒掉眼淚，他一忍心腸，也就度過日子來了。他向人說：『我兒桂堂打日本鬼死掉是值得的，我還有力氣，好做做生活，勿一定要靠兒子吃飯，何況，我還有個媳婦，還有個孫子呢！』

老年人底家，便是這樣的三個人組成的，一個是他自己，一個是年紀已經五十多歲的媳婦，一個便是他底心愛孫子徐鎮海。

他們原是一家貧農，一直是佃着村裏最大的一家地主——夏之遠家裏的田耕種，他，兒子桂堂，孫子鎮海，三個人忙忙碌碌做着田頭生活，日晒風吹，一年苦到頭，吃過用過，一點多餘都沒有，有時候，弄得不好，還要借債欠錢，所以，窮得家裏一無長物，唯一的財產便是這座衰老得幾乎和他年紀相彷彿的，坍塌蓋蓋，補補修修的兩開間的茅草屋子；兒子桂堂打游擊死了以

後，孫子鎮海大哭了一場，竟不顧他娘的阻止，也加入游擊隊去了；孫子打游擊去了以後，老年人又勸勸哭得眼睛紅腫的媳婦，撩起袖子揮着那隻筋骨結實的手臂道：『鎮海打日本鬼去，是對的，替他爹報仇，替我兒子報仇，田，我來種，我八十多歲了，槍背勿動，田還是吃得落種。』

這位老年人便有着這樣的倔強，但，這一次，老年人却受到了他垂暮之年的又一次打擊，他底孫子鎮海，三中隊的隊長，這位在抗戰中成長起來的，十年來，被火與血鍛鍊得像鋼鐵一般的堅強的民族鬥士，在最近一次出動的戰鬥任務中，腿受重傷，竟被對方以前是做漢奸鎮長，現在又是什麼『武力徵糧委員會』的副主委徐君強的隊伍俘捕過去了，漢奸匪幫野獸們，用最慘無人道的炮烙、灌水……毒刑拷問着他，又用最甜蜜的甘言利誘着他，但這位鬥士絲毫沒有被匪幫野獸們所動，他堅貞地，十足表現出了革命戰士的大無畏的節操和勇氣，他被槍決了，野獸們割下了他底頭，掛在平峯鎮前的礮樓上。

噩耗傳來的時候，許多人都哭了，老年人底茅草屋裏，院子裏，來了許多許多慰問他的人，老年人勸住了哭泣的媳婦，將她勸到裏面去，自己走出到院子裏來，面向着圍在他眼前的許多許多人，人們，第一次看到這位倔強的老年人，皺臉上，眼眶裏閃動着淚水。

老年人嘴唇都抖索着，他被眼前的這一大羣帶着誠懇的悲憤的臉色，齊來慰問他的人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了；他默了半響，才從那個哽着的喉嚨裏，發出低壓的聲音來：

『我老了……』

他用手指捺捺兩隻眼角，默了一會，又抬起臉來望望四面的人，突然，他激動着，有力地，

發出宏大的噪音來：

『對的，死得好，他們都是對的，我底兒，我底孫子，死得好，死得對，他們都是爲了我們中國，爲了我們老百姓死的……』

一種憤怒的強大的力量，使得這位老年人全身都震動起來，他滿臉紅脹，突出肌肉，一隻手臂激動地揮舞着：

『多少人被日本鬼、被漢奸、被強盜、匪、打煞、弄死，我們要活落去、要吃飯，就還要同他們拼到底，拼落去，我們是爲着自己。』

我底兒，孫，死得對，死得值得，以後，我也要同你們年青人一道，幹，我給我兒孫報仇，我九十歲了，我還健……』

夏大隊長立在人叢一邊，他擦一擦眼水，大步走到老年人面前去：

『你真是一個老英雄。』

夏大隊長拍拍他底臂膀，一而一轉身，跳上屋門邊的一張條凳上去，他挺立在凳子上，使勁捏着拳頭揮着喊：

『同志們！我們是光榮的，我們有着這樣的一位老英雄……把兩代的子孫都貢獻給民族，這真是我們全民族的光榮……』

同志們！堅強點，我們要向徐中隊長看齊，學習他，效法他底犧牲精神，我們要替他報仇，也要替我們這位民族老英雄報仇……』

「報仇……」人羣激動着，發出爆炸力的喊聲。

老年人底那一雙皺落的老眼裏，閃動着仇恨的、勇猛的、堅決的光芒，就那聲人羣底震動的喊聲裏，他又激烈地搖着拳頭：

「不單單是爲我，爲我底孫子報仇，要爲我們大家，爲大家苦百姓報仇。」

「對！」越聚越多的人羣裏爆出鋼鐵般的吼聲。

自從他底孫子徐中隊長犧牲了以後，這位老年人當真去要求着夏大隊長，答應他給他加入民兵隊做一個隊員，夏大隊長見他年紀實在老了，想勸阻他，但禁不住他再四的請求，同志們都被他那種堅決的勇敢的精神所感動了，終於通過了，讓他加入了民兵隊，做了一個榮譽戰鬥隊員。

現在，他坐在屋子裏，小方桌上橫，正在和着側邊坐着的一個年青人談天，在他底那件粗大的黑布棉襖襟上，就綬着兩塊獎章，一個是全體同志贈給他的「民族老英雄」的獎章，一個是全體民兵隊戰鬥員同志們贈給他的「榮譽戰鬥隊員」獎章，他談着話，身軀微微移動時，那兩塊獎章便在他胸襟上閃閃發亮。

坐在桌子側邊的：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，他穿着一身舊西裝，外穿一件黑呢大衣，梳着對分的西式頭髮，這樣洋化打扮的一個人，坐在簡陋低矮的茅草屋裏，靠着破舊蛀孔的木桌同一個年老的農民坐着，顯出一種極不調和的空氣。

他底臉是圓形的；端直的鼻樑兩邊，分鑲着兩隻圓亮的堅定的眼睛，眉毛濃直，嘴唇緊閉，

整個臉部露出勇猛的，剛烈的性情，大概因為無暇修飾的緣故，對分着的頭髮現在已經乾燥得蓬亂，有幾股還翹起來了，而唇邊和頰上的鬍鬚也已亂刺刺地長出有半分多長，圍滿起半個臉。

在他底那身衣服上，臉上，動作上，處處還帶露着都市的，知識份子底氣息，雖然也是非常冷靜的態度，但沒有農民們，那些生活在山僻鄉村裏，穿山越嶺戰鬥在鄉間裏的農民們底那種健康、爽直、輕快的姿態；他底態度則是嚴肅的、冷酷的，帶着像是永遠在思忖着什麼的深沉的樣子；這也難怪，他是剛剛從一個都市裏逃亡出來，投奔到這個山區裏來的，他叫夏則羣，這個崇山峻嶺之間的小村——徐家店，便是他底故鄉，小村裏，已經死去的，過去的大地主，又是名聞遠近的舊軍閥，大漢奸——夏之遠，便是他底父親。

他到這個小村裏，算起來還不滿三天，幾夜來，他就寄宿在這位老年人底家裏的，他在等待着分派工作，而碰着這位老年人有空的辰光，他使喜歡和他談談什麼的，現在，他正在談問着關於這位老年人就要做九十歲生日的事情，和關於夏大隊長答應他將要送給他一樣最隆重的生日賀禮的事情。

但，幾日來，老年人却一直對八年前：夏則羣在杭州親手刺死了他父親夏之遠的事情，最感到好奇和興奮，他總是轉彎抹角地又纏到這件事情上去：

『你當時怎麼一來就打死了你爹的？用槍打？』老年人微微笑着問，皺臉笑得更加皺攏來了，嘴唇裏露出沒齒的牙牀肉來，兩隻老眼，盯在年青人底臉上。

『是，我用手槍一槍就打死了他。』夏則羣並不喜歡別人多提起這一件事情，他被別人追問

着的時候，使總是這樣冷冷地回答着，臉上幾乎連一點表情都沒有，他底聲音也永遠是那麼平淡無奇：

「他是漢奸，我是打死漢奸，不是打死我爹。」

「嗯……嗯……」老年人連連點點頭，他知道別人大不喜歡多談起這件事情的意思，慢慢收斂着笑容，突然，院子外有些人高喊起來：

「慶祝又一次勝利，我們又繳掉了平峯鎮的匪槍！」

「四中隊回來囉！」

老年人凝神聽着屋子外的人聲，他慢慢就嗅角伸過手去，在轉臉向外的夏則羣底臂上一拍。

夏則羣回過臉來，老年人慢慢站起來，用手向外一指，夏則羣也站起來了，跟着老年人，走出到屋外院子裏去。

院子外，人聲響起來了。

短竹籬外邊土路上，聚集了許多人，年青的人、老太婆、抱孩子的女人……都來了，動亂的人堆裏，一個十多歲的小孩子，跳躍着，用手點指着村東遠遠碉堡邊的，從竹林裏伸展出來的那條村路，喊着：

「我們底隊伍回來了，回來了！」

夏則羣也走到短竹籬邊，點點腳向那邊望過去，只看見一長列隊伍在掩映着的竹林背後穿動着，過來了。

「加官老板，加官老板！」一個年青的農民，從屋邊小路上跑着、喊着，直奔到院子裏，他奔到老年人的面前，喘不過氣：

「老板，你生……生日的賀禮有……有着落了，你底仇……仇……仇人人捉牢了，今朝，夜裏好解到……」

「啥？」

短竹籬外面的人，聽見聲音，有人問着，有許多人亂七八糟地都湧進院子裏來了。

他們問清楚，知道了夏大隊長下了苦工夫已經捉住了漢奸鎮長徐君強，晚上就要解來的消息以後，「好！」

「好！」衆人亂叫起來，有幾個就拍起手來叫着，笑着。

晒滿了陽光的院子裏，一霎時，全是人影和笑聲。

老年人始而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好消息一呆，繼而也跟着歡笑着的別人浮出笑容來了。

太陽光裏：

大祠堂前面的廣場上，又聚滿了戰勝歸來的強壯的歡笑的隊伍，戰利品整齊地堆放在後邊的空地上。

夏大隊長跳上石獅子背上去，挺立着，向隊伍講話：